



册府元龜  
卷之六百四十八  
至五十一



13  
849  
214





冊 4 3  
第 849  
卷 21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對策第三

六百四十八

晉郤詵濟陰人博學多才州郡禮命竝不應泰始中

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濟陰太守文立舉詵應選

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

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繇虞夏之際聖明係



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正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辯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害災屢作邊畔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

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采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切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僂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雕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孔子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



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以陵遲所繇之路殊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和洽何修而嚮茲臣以爲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切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

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賊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廢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下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適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



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失正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矣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其責

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也故寧濫以保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辯耳故才行竝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汗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嘗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



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繇而至此臣聞蠻夷滑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而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

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佚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雅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攻之萬物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



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収不知言以致之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摯虞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郡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蝕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胥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

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見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繇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嘗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



外選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攻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大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其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惑惟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幕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

警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察孝廉爲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飢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休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成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於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韜韜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諭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



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群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繇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師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畧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

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繇是邊守遂怠障塞不設而今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才或以徂詐侵侮邊夷或干賞蹈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支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



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  
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飢狼  
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今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  
海天下之耗以過大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  
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蠭起山東不振暨宣帝之時  
趙克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強  
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  
也又問咎征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灾則人主  
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

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  
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  
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  
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  
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  
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  
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  
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  
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  
御則風俗凋弊人惟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



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稊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淳俗美皆數百年休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繇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於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才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代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猶良工之湏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

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繇公塗明量度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卻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武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



曰前者對策各皆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告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惟有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宜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實事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誠堯舜之用

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彞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繇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飢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猶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公此其救也人



之所患繇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  
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  
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  
善蔑繇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  
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  
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

郎

華譚廣陵人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太康中徐  
州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至維陽武帝親策之曰今  
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

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  
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  
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俗風以興仁兼三才以  
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異務在擇才宣明高  
穴垂光隱滯俊又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皇化克  
舉是以臯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  
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汚漢  
席捲干戈西征羗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典禮教之  
日也故髦俊聞聲而嚮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  
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于飢渴用人疾于應



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淆六合實繇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旣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趨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離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

其化非爲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閭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歛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羗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戈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晏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



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罄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爲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以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嘗誠無爲罷武庫之嘗職鏃鋒刃爲農器自可倒戢干戈包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于律令應有所損益否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

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始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



網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教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入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雋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效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入繇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雋之出可企踵而待也

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談者尋除郎中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尚

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敬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而不隨時雖歷聖哲無以易也故



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監二王之弊崇文以辨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欵誠欵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樸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膺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旣遠人變繇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樸以及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

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繇也故取其宗社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故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



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  
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  
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無世不  
對而事千載嘗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  
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  
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  
武丁擢傅嵩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若之上司委之  
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  
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材野無佞檀之詠是以化厚物  
感神祇來應翔鳳飄緜茸露豐隆醴原吐液朱草自

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  
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包九州  
被八荒海內移心重譯人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  
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  
嘗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宜五教  
以明令德攷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  
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時明良  
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  
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  
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



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繇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尅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否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繇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凌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之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誅族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但

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繇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証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以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



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資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反豈人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

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慧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興廢有絲輕重有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位終驃騎將軍散騎嘗侍

北齊樊遜字孝謙河東北漪氏人爲潁州長史天保四年梁州表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載虞書省方之義著於義易往帝前王匪惟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



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有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劔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止言於前徒穢紙墨袁淮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泥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鷄之瑞握鳳凰之書體一德以端朝屈三分而事王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旣受命發乃行

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崑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嘗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畜銳須時累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况我威靈能無協贊但使彼之百姓一觀六軍



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良尚存使欲按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徃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孝謙對曰臣聞雕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鐘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致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

非毀肥遯之與賓王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氏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于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基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新廟鼎歌鐘玉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



之爲治何欲不從未必稽首大師方聞收馬之術膝  
行山上乃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強不息乙  
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  
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  
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溢死  
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  
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折而還歛詩稱多士易載群龍  
從此而言可以無愧又問釋道兩教孝謙對曰臣聞  
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  
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

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元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  
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  
虛之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絲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  
齊后秦皇漢帝信被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  
藥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側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  
庶或不死江璧旣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  
茂林之坎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克之非  
武帝比爲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  
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爲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  
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



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  
家藥王燔軀波論灑血假朱能然猶當克念寧有改  
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  
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  
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鸞沐時雨而羣  
飛臺上銅鳥愬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  
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始維眷言遊幸  
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  
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絲感君德上天賜佩  
寶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

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分何  
疑於沙汰又問刑罰寬猛孝謙對曰臣聞惟王建國  
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  
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  
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暑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  
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  
始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  
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絲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  
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納梅陶  
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無闕



周禮伏惟陛下待旦坐朝留心政術明罰以糾諸侯  
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素車將降  
軛道若夫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  
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先務禮樂如  
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  
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  
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爲郡守  
科簡律令一比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  
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  
府不復頌封漢獄冤囚自然蒙理後服之徒既承履

而慕化有截之內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  
有又問禍福報應孝謙對曰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  
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天道祕遠神迹難源不有通  
靈孰能盡性乘槎至於河漢唯觀牽牛假寐遊於上  
玄止逢翟大造化之理旣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  
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年號公涼德薦叔  
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  
仲尼厄於陳蔡孟軻困於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聞  
性命之理子胥無君馬遷附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  
至如協律見親濯船得幸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



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祿  
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甘  
飢晉策秀才止於寒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推古比  
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姓過荷恩私三拆寒膠再遊  
金馬王言昭責思若有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尚書  
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八年詔尚書開東西二省官  
選所司策問遜為當時第一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四十九

對策第四

唐員半千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陟尉  
又應嶽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  
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進曰  
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河



向背人陣編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

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第書判拔萃爲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制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也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經時濟俗率繇於茲厥後

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懽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脞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甍途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木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



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愆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厲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諄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兩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于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居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

時漢興四十載萬人大理四海太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回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冊以爲美譚然臣觀自茲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聖明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于賈誼乎不然何謂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而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



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重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誠劣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樸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與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

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太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代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已降政教寢微寇旣荐興兵亦繼起兵以



遇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征徭繇是而重  
人力繇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  
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計不克日削  
月廢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  
也豈不然乎繇是觀之蓋人疲繇乎稅重稅重繇乎  
軍興軍興繇乎寇生寇生繇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  
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  
能也未息兵革而望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黎庶  
之安雖玄宗不能也雖然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可  
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黎

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  
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  
教修則下無詐僞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繇銷矣寇戎  
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繇息矣兵革息  
則國無饑運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繇省矣征徭省則  
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繇安矣臣切觀今天  
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  
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  
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  
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鷲歸命革心則天下將



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眊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至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今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領非夷

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初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治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與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大



小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  
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學之不得其  
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攻課之累  
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啓而明之夫  
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哉臣聞無爲而理者  
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  
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自揆內勤萬樞於  
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非大有爲者乎終則  
安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明賞至於無賞

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  
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  
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有爲也老子曰無爲  
而無不爲蓋是之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效  
者此繇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  
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君臣殊道蓋大  
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  
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聽所能徧察一明所能  
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  
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



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宜其功而漢高兼其用而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支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焉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繇此而言光武考責而政未盡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伏以聖

策首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曰與白朕躬無悼後嘗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敬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以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效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



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  
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  
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  
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  
欲惜其時重慎於事旣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  
宜蚤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常在於未危恭已當居  
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爲唐人當  
陛下臨御之時觀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  
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間乎今所以極  
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耳

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容易  
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策入第四等  
授盩厔縣尉集賢較理

劉蕢寶曆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左氏春  
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畧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  
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關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  
天下天子廢立繇其可否干撓庶政當時因爲南北  
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蕢草澤中居常憤惋文宗卽  
位恭儉求理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  
之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



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歸乎莫可及已三代令王質文迭究百爲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構奉若暮訓不敢怠荒任賢揚厲窄衣盱食詎追三五之選輓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繇中及外厥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湮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簡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情業列郡在乎頒條而于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怪風靡精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救此繆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啓宿情冀臻治平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



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  
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是時對策者百  
餘人所對只循常務惟黃切論黃門大橫將危宗社  
對曰臣誠不佞有經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  
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思有時而  
一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  
一悟主心雖被詆言之罪無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  
德嗣興以大明垂炤詢求過闕恣訪謨猷制詔中外  
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恣意  
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幸之所諱惡有司

之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  
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對伏以聖  
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通天人以濟俗和  
陰陽以治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格王之理  
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集有荷  
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  
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  
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  
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  
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



化也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道之救  
災患在致乎精神廣播植在示乎食力國廩罕蓄本  
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簡繇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繇學較之官廢列郡干禁繇  
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  
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  
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  
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理鮮  
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能

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道小臣屏姦豪之志  
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俗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  
道分則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  
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光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  
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  
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鏡何足以爲  
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臣請  
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格王之  
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  
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



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羿而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爲茲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出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

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旣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機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有餘載其間明主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



爲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鬻殺吳子餘祭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居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襲近五六人總天下

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禮子殺邵伯毛伯春秋之義兩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夫天之所授者



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  
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  
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  
于晉書其師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  
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  
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  
惡為義則政刑不繇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  
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  
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

殺者以其漏言言襄公不能顧險重之戒處父所以  
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  
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亂之文易有  
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亦不敢為陛下言之慮  
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  
下既言之而必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  
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  
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候陛下感悟然  
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  
當時賢相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救定傾救亂



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  
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  
奉典謩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肝食之憂矣臣前  
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鑒前古之興亡明當  
時之成敗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  
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  
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  
克在朝雖疆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  
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禹而終敗亡

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  
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  
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  
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  
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  
而不用之邪人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  
四克其讐如趙高其毒如恭顯陛下又何爲而不去  
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  
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  
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



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乃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下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身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

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命仁慈者親之視之如母傳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連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濟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上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九天入于九泉鬼神發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



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瓦解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指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佞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勸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己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



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  
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  
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  
以知人爲明臣以佐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佐  
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  
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  
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  
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  
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  
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

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在  
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  
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  
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旣富矣則仁義興焉旣安  
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  
故灾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  
所謂救災早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  
年之中二書不雨者以其君有卹人之志也魯文公  
三年之申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  
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旱則成災陛下誠



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  
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  
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人皆歎矣願陛下廢百事  
之用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  
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  
春秋譏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  
惰之人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  
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  
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

也求其聲而不循其實故人之不進也務其末而不  
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  
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簡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  
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  
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  
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  
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  
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  
實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



制軍賦間農事以收武備提封約率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武過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六軍不知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讐足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暴里閭羈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

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於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疆無踰簡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繇學較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無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其人者臣以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疆可以禦  
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較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  
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  
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  
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  
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  
辨枝葉者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恥格行者導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者  
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命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  
否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

行之或虧止畱罪在不赦令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  
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  
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  
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者苟知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人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  
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  
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  
誅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  
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



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遙無爲端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相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擢長吏而任

之使民養惠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行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宵衣旰食勞神竭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賈條對歎服嗟挹以爲漢之晁錯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畱蕢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諫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執政之臣從而彌之以避黃門之怨惟登科人李劄謂人曰劉蕢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



讓黃事雖不行人士多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六百五十

應舉

觀國之光著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垂諸素王之說  
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乃士子之常道也與自漢氏  
勃興儒術太盛懸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暨魏晉而  
下至五代風流靡絕條目非一錄是丘園特起之秀



巖石高臥之伍或文足以經國或學足以待問或力  
穡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弊  
莫不褒然克賦卓爾在庭第之甲科靡之好爵者已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  
以賢良對策對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  
初即位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以射策為掌故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

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遷雲陽令

舉賢良為昌邑中尉

駿吉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

復舉賢良為河南令

龔勝楚人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為孝廉以楚王國

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適去州

舉茂才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太



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翟方進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

何武蜀郡郫縣人也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

為郎又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郫令

王嘉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

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

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

師丹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

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

召信臣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

後漢王方中牟名士也魯恭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

賢良方正恭薦方章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

所舉同方致位侍中

魯丕恭弟也章帝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

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

郎

魏霸濟陰句陽人也

句音鈞

建初中舉孝廉



韋彪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譙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  
 二年有日蝕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  
 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為  
 郎  
 袁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後舉孝廉為陰平長  
 蔡茂安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  
 等擢拜議郎遷侍中

景丹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  
 言語為固德侯相

馮豹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  
麗音力舉孝廉拜

尚書郎

申屠剛質性方直舉賢良方正時王莽專朝罷歸田  
 里

邳壽善文帝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王堂廣漢郾人也初舉光祿茂才遷穀城令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為議郎



令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城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郵舉孝廉

桓彬字彥林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爲講學大夫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

張敏河間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旣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

袁術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

王渙廣漢郾人也初爲太守陳寵功曹舉茂才除温令

第五訪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陽球漁陽泉州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補尚書郎

張興穎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舉孝廉為郎

戴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郡舉明經試徵博七拜郎中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杜根穎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

舉孝廉為郎中

劉陶穎川穎陰人也陶為人居簡不修小節舉孝廉

除順陽長

李雲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

令

謝弼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皆除郎中

蓋勳燉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漢陽

太守

臧洪廣陵射陵人也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

中

左雄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舉茂才爲平丘令

陳龜上黨汝氏人也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

崔瑗早孤銳志好學初辟車騎將軍閭頤府被斥後舉茂才遷汲令

崔寔瑗子也少沈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實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爲郎中

王龔山陽高平人也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龔子暢少以清實爲稱大將軍梁商特辟茂才四遷

尚書令

陳球淮浦人也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

包威會稽曲阿人也習魯詩論語舉孝廉爲郎中

楊仁巴郡閬中人也習韓詩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中

董鈞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張玄河內江陽人也少習春秋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後去官舉孝廉除爲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爲郡功曹舉孝廉  
再遷除浚長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舉明經  
除爲郎

劉茂太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哀帝時察孝廉遷五  
原屬國侯建武中拜議郎後拜侍中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爲主簿後太守寇恂舉孝  
廉拜尚書侍郎

范式山陽金鄉人也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  
尹勳河南鞏人也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

不以地勢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

蔡衍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舉孝

廉稍遷冀州刺史

羊陔太山梁甫人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

李固府

陳翔汝南邵陵人也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

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

范康勃海童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

孝廉再遷潁陰令

劉儒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辯有珪



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

賈彪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

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

荀彧潁川潁陰人也少有才名中平六年舉孝廉再

遷亢父令

荀淑彧子也幼而好學耽思經書太常趙典舉淑至

孝拜郎中

荀爽淑子也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延熹

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

杜喬河內林慮人也少為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

府

吳祐陳留長垣人也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喟經書

後舉孝廉

延篤南陽犍人也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

舉孝廉為平陽侯相

張奐敦煌酒泉人也辟大將軍梁冀府以疾去官復

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段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

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

陳蕃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劉淑河間樂成人也少好學明五經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明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雒陽對策為天下第一

李膺潁川襄城人也性簡亢無所交接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

李法博通羣書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

應劭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

何苗掾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較書郎

馬融以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較尉岑起舉融徵

請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戴封為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

直言之士有志行能消灾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

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

高彪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

孔昱大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錮林

檀敷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宜再遷議郎



皇甫嵩安定朝郡人好讀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  
才  
陳重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太守張雲  
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詔不聽義明年舉  
孝廉重與俱在郎署

趙苞其陸東武城人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舉孝廉爲壽張令  
李邵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雒風星初爲戶曹  
吏舉孝廉五遷尚書令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羊春秋舉孝廉以

高第爲主事遷繒令

單颺山陽湖陸人也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長

史令

韓說會稽山陽人也博通五經舉孝廉

魏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以孝廉爲郎

陶謙字恭祖少好學爲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也舉有道除尚書令

賈詡武威姑臧人也察孝廉爲郎

張承河內修武人也以方正徵拜議郎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舉孝廉除尚書郎



華歆平原高唐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張旣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後歷右職舉

茂才除新豐令

溫恢太原祁人也舉孝廉爲廩丘長

賈逵河東襄陵人也初爲郡吏後舉茂才除灑池令

桓階長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

尚書郎

楊阜天水冀人也初爲安定長史刺史韋康辟阜爲

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管輅平原人也正始九年舉秀才

蜀許靖汝南平輿人也太守劉翊舉靖計吏察孝廉

除尚書郎典選舉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劉璋時

舉孝廉爲魚復長

蔣琬零陵湘鄉人也爲丞相府東曹掾舉茂才遷爲

參軍

張翼犍爲武陽人也先主領益州牧翼爲書佐建安

末舉孝廉爲江陽長

王嗣犍爲資中人也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也舉孝廉爲郎



于燮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死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孫翊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黃蓋零陵泉陵人也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

關澤會稽山陰人也究覽羣籍通曆數察孝廉除錢

塘長

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為永寧長

晉王祥琅邪臨沂人初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後

舉秀才除溫令

唐彬魯國鄒人也初為郡功曹舉孝廉辟主簿

山濤河內懷人也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

州辟部河南從

劉毅東萊掖人也初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

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侯光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舉孝廉州辟別駕

傅玄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州舉秀才除郎中

王接河東猗人也初為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除

郎中



郤詵濟陰單父人也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以對上第拜議郎

夏侯湛譙國譙人也少爲太尉掾泰始甲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

潘岳榮陽中牟人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

江彪陳留圉人也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矯以爲參軍

周玘義興陽羨人也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

周禮玘弟也少以豪右自處察孝廉除郎中

周訪汝南安城人也察孝廉除郎中

孫拆樂安人也少自修立察孝廉遷黃門侍郎

李含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兩郡並舉孝廉爲州

別駕舉秀才薦之公府

索靖燉煌人也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索綝靖子也少有逸群之量舉秀才除郎中

溫矯初爲都官從事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閣祭

酒

紀瞻丹陽秣陵人也舉秀才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

東閣祭酒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刺史稽喜舉循秀才除陽羨令



薛兼丹揚人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北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舉孝廉入雒辟趙王倫府

戴邈若思子也邈少好學尤精漢史弱冠舉秀才遷

太子洗馬

苒卓丹揚人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爲吳王

常侍

鍾雅穎川長社人也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

熊遠豫章南昌人也初爲州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

軼司馬

張憑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官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身有簡操州辟從事主簿舉

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

顧衆吳郡吳人也初州辟主簿舉秀才後元帝爲鎮

東將軍命爲叅軍

陸曄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爲祭酒

陸納少有清操身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

掾州舉秀才太原王恕引爲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邑西安漢人也舉孝廉除著作郎

虞溥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江灌少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

稽含好學能屬文初為楚王瑋掾瑋坐誅免舉秀才

除郎中

魯芝扶風郡人也初州辟別駕舉孝廉除郎中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竇允始平人也初為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後舉秀才歷巴

丘邵陵泉陵三令

范平吳郡錢塘人也吳特舉茂才累遷臨滄太守

文立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

郎中

崔遊上黨人也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

曹毗譙國人也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

汜騰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功曹尋察孝廉除郎中

張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除郎中

宋顧愿字子恭好學有文詞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

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孔靖會稽山陰人也始察郡孝廉為功曹史

何偃廬江灑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



軍

孔觀會稽山陰人也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

補主簿

齊王延之琅琊臨沂人也少而靜默不交人事舉秀

才除郎中法曹參軍

張緒吳郡吳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

軍主簿

沈冲吳興武康人也為西陽王武軍法曹參軍尋舉

秀才還為撫軍正佐

劉獻沛國相人也初州辟祭酒主簿舉秀才後為秘

書郎

劉璉嶽弟也舉秀才建平王景素辟征北主簿

陸慧曉吳郡人也舉秀才除衛尉史

王融博涉有文才舉秀才除晉安王南中郎

袁象陳郡夏陽人也舉秀才後除安成王征虜參軍

主簿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舉秀才為主簿

檀超高平金鄉人也舉秀才除宣武府參軍

江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

大明五年勅助徐源撰國史



陸厥吳郡人州舉秀才除晏傳主簿

劉善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

異之

梁王琳份子也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

曹

蕭琛蘭陵人也初王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為南

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

丘遲吳興烏程人也初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

士

蕭洽字宏稱幼敏悟能屬文齊永明中為國子生舉

明經起家著作佐郎

任昉舉交州秀才拜太常博士

宗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

江淹起家南徐州從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

轉巴陵王國佐常侍

王褒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

劉潛字孝儀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

王規好學有口辨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

軍



賀瑒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

十五射策高第

劉穀字仲寶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鍾嶸穎川長社人也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項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湘東王行參軍

顧憲之吳郡吳人也未弱冠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

遷太子舍人

庾華新野人也弱冠為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

主簿

陸倕吳郡吳人也舉秀才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

裴邃河東聞喜人也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

顧協吳郡吳人也為太學博士秀才沈約覽其策而

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五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伏挺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

陳孔奐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

褚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

後魏李同軌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鄺宣秀才射策高第為奉朝請



李祥字元吉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  
除中書博士

鄭義字幼麟文學頗優弱冠舉秀才

鄭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

第

崔士元舉茂才平州錄事參軍

崔挺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

韓顯宗有才學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米世昌少自修立尤精經義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

子助教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  
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

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

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

裴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

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

郭祚以文章尺牘見稱於世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

書博士

徐紘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紘少好學有



名理頗以文詞見稱察孝廉對策上第高祖拔為主  
書

裴延雋涉獵墳史頗有才華舉秀才射策高第

裴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

崔勵大將軍光之長子也器業才行最有父風舉秀

才授中軍彭城王參軍

陽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舉秀才射策高

第

裴他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竝舉其宗致舉秀才

以高第除中書博士

馮元興年二十三教授宮數百人初舉秀才對策高

第又舉孝廉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

北齊裴讓之少好學有文俊辯早得聲譽舉秀才對

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

劉叔宗字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

滄州治中

盧文偉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二十八始舉

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



後周辛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辛慶之少以文學徵詣維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

唐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文正藏

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總十人正倫一家有三

秀才甚為當時稱美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少舉進士

累補太原尉

張柬之則天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射策者千

餘人柬之獨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姚崇為孝敬皇帝挽郎應制下筆成章舉授濮州

倉

馬懷素應文學優贍科舉及第拜郿尉

鄭愔嘗以言行聞轉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

宮親問國政愔對策第一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

外郎

張鷟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

應八舉皆登甲科

崔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

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



蕭昕河南人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  
宏詞授陽武主簿天寶初舉宏詞授壽安尉  
崔明允天寶元年應文詞秀逸舉明允等二十人儒  
學博通劉苾等八人軍謀越衆令狐潮等七人並登  
科各依資授官

元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經史子學道書  
家貧徒步詣鄉賦上不上第天寶初玄宗奉道教  
下詔搜求明老莊文列四經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  
州新平縣尉

韓休蚤有詞學應制舉授虞鄉尉

楊綰舉進士詞補太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  
綰赴召策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歸崇敬爲四門博士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右拾遺

于邵天寶中舉進士歲中以書制超絕流輩授崇文  
館較書

李季鄉肅宗朝工部侍郎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  
工文詞應博學宏詞科升第再遷京兆府鄠縣尉  
裴佖字弘正侍中右僕射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  
子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較



穆質好直應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位給事

陸贄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

馮伉少有經學代宗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

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

韋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大曆中與弟正卿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第授高陵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登科為諸軍

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以文詞清麗授同州司戶

奚陟少好讀書舉進士昇第建中元年制舉文詞清

麗授弘文館較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涉經史傳工為五言詩性端

亮寡言以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以長安尉從召與

李益韋綬等書判同舉高第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宰相裴居道七代孫垍

弱冠舉進士貞元中詔選賢良極諫士垍對策第一

授美原縣尉



柳公綽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授  
秘書省較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  
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  
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器韻弘雅弱冠舉進士禮部  
侍郎潘淡目爲國器擢居上第

羅讓字景宣父珣官至京兆尹讓少以文學知名舉  
進士應詔對策高第爲咸陽尉

辛毗隴西人少嗜學累登五經開元禮科

鄭亞祖父三世竝登進士第亞字子佐憲宗元和十  
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

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外連中三科

龐嚴起寒微舉進士穆宗長慶初元禎李紳爲翰林

學士嚴應判考策入第三等仍爲之首

鄭畋亞子也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州節度推官

得秘書省較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

授渭南尉直館事

令狐滈絢子也絢爲河中尹宣宗大中十三年絢以

其子滈求應進士舉表曰臣有男滈爰自孩提便從

訓教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

郎日卽應舉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



先下擢授考功郎知制誥轉充翰林學士累叨寵澤  
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十九年每  
遣退藏更令勤勵竊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滿年  
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三年來頻  
乞罷免每年與男取得文解意望纔離中書郎却令  
赴舉昨蒙恩詔許寵近藩伏緣已逼禮部試期便令  
就試至於臨時與奪卽在省司固不敢輒有干撓但  
以初離機務合具上聞臣近于延英奉辭輒擬面對  
伏以戀主方切深識至難伏冀睿慈察臣丹懇勅曰  
令依高多時舉人極有文學流輩所許合得科名此

以父緇職在樞衡避嫌不赴今因出鎮却就舉場况  
諸通規合試至藝宜令主司准大中六年勅考試只  
在至公如涉徇情自有刑典從今已後但依常例放  
榜本司取士貴在得人去留之間惟理所在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  
兵間衍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  
夫鄭懿退居雒陽以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  
後唐李愚初唐末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  
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從焉子弟親採招負薪以給  
朝夕未嘗干人故少師薛廷珪掌貢籍之歲登進士



第又登宏詞科授河南府參軍

馬縉少嗜學以明經及第登拔萃科

李琪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尋轉運巡官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貢舉部 十三

清正 謬濫

清正

古者有興賢之書比其德行道藝而獻之於王王再拜而受乃知詳選之道不其重與洎乎奔競斯作登顯多濫乃有疾時態之流宕考才能於端實稽以經



術抑其浮華權要之地請托不行當宁賞嘆縉紳稱尚爲國選士斯無媿焉故史稱得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良有謂矣

唐王師旦爲考功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理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第等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

韓休爲起居舍人奉制考制舉人策執心公正取捨

平允不爲豪右所奪遂給事中

韋陟爲禮部侍郎好接後輩尤鑒於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席豫爲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爲時所稱

潘炎爲禮部侍郎器衛次公弱冠舉進士炎目爲國士擢居上第

常袞代宗大曆中爲禮部侍郎時宮中劉忠異權傾



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貢舉及兩館生袞皆執理不與人皆畏之

陸贄德宗時爲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與元翰推薦藝士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高郢貞元末爲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各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讜集罕理其業郢性專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絕請托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藝專考程試凡三歲掌貢士進幽獨

抑聲華浮濫之風翕然一變

權德輿貞元十七年爲中書舍人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

肅貫之爲右補闕憲宗元和元年與中書舍人張弘靖考制策第其名者十八人其後多以文稱遷爲吏部員外郎三年策賢良之士又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策官貫之奏居上第者三人是三人言實指切時病不顧忌諱雖同考策者皆難其詞直貫之獨署其奏遂出爲果州刺史道黜巴州刺史及爲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



人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

許孟容爲兵部侍郎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

衛次公爲中書舍人元和中二年權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搖

鄭澣遷禮部侍郎選拔秀士時號得人

王起武宗會昌中正拜左僕射復知貢舉起前後四典貢部皆選當代詞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賞其精鑒徇公也

崔郾爲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口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代爲

輔相名卿者十數

崔瑾爲尚書郎知制誥懿宗咸通中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

周和凝仕後唐爲翰林學士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徹棘啟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放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明宗益加器重

王延後唐清泰和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頴者協之子也授偃師簿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文紀素與協不睦



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  
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  
越人善泗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  
母曰其父善泗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徵泗之顛  
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嗤曰八米之言  
爲崔頴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頴  
登甲科其仁而狗公皆此類也  
張昭初仕晉爲左丞少帝崩運三年命知貢舉來歲  
屬契丹犯闕而諸侯受賂其兩託甚峻昭未嘗搖動但  
務公平時皆服其鎮靜得如此儒之體

謬濫

舉不失德則曰能焉稱匪其人誠爲濫矣况夫論辦  
多士總覈群材爲治亂之本源實邦國之大計固宜  
責以名實審其否臧揚于王庭庶以好爵其有知識  
非遠采擇不明心志旣紛藝文莫辨附回天之勢采  
畫地之名棄實務革雜良以措物議非允官謗是興  
先茅之賞莫承籍豪之愆用及其或制度乖正仕進  
遠方旣啟幸端亦附于此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廉之制限  
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如有顏回子



奇之類不拘年齒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

晉惠帝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僭位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部縣二千石令長赤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

四月帝既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時河東猗氏人王接舉秀才接以為恨元年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

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

既經署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

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者皆以疾辭

南齊太祖東昏侯時因襲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曹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寢以成俗

唐玄宗開元八年考功員外郎李納以舉人不實貶沁州司馬時北軍勳臣葛福順有子舉明經帝聞之故試其子牆面不知所對由是坐貶

德宗貞元五年禮部侍郎劉太真貶信州刺史太真



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  
之又嘗叙陳少遊勲績擬之桓文大招物議因有斯  
貶

十一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結附戶部侍郎判度  
支裴延齡延齡之子操舉進士文詞非工渭擢之登  
第爲正人唯鄙渭連知三舉後因入閣遺失請託文  
記遂出爲潭州刺史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  
貢舉進取信非其人又惑於請託故其年不爲得士  
竟以人情不洽遽改爲刑部侍郎

長慶元年勅今年禮部侍郎錢徽下進士鄭郎等一  
十四人宜令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口屋  
易等重試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詔曰國家設文學之  
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  
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  
定承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乃求深僻  
題目貢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  
正經閱其程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詞律鄙淺蕪類  
可知其孔溫業等三人粗通可與及第其餘落下今  
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人所試雜



文并策先送中書門下詳覆貶錢徽江州刺史

武宗會昌五年諫議大夫陳商權知貢舉放及第二十七人三月勅戶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重試覆落七人

宣宗大中九年吏部試宏辭舉人漏洩題目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罷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扶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顯罰一月俸料其登科人並落下

十四年中書舍人裴坦知貢舉奏放進士三十人考試官庫部員外郎崔芻言放宏詞登科一人時舉子

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歲有鄭義則故戶部尚書瀚之孫裴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令狐滈故相綯之子餘不能遍舉皆以門閥取之惟陳河一人孤平負藝第於榜末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曰伏見新及第進士令狐滈是河中節度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綯男舊名壽改名滈竊聞頃年暫曾罷舉自父當重位而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邪朋雲集每歲春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綯取捨悉由於滈喧然如市傍若無人威振寰中勢傾天下及綯去年罷



相出鎮其曰令狐滈於禮部納卷伏以舉人文卷皆  
湏十月已前送納豈可父身尚居樞務男私挾其解  
名干撓主司侮美文法若宰相子弟總合應舉即不  
合繼絕數年如宰相子弟不合應舉即何預有文解  
公然輕易隱蔽聖聰將陛下朝廷爲絢瀉家事伏恐  
奸欺得路孤直杜門非唯取笑士流抑亦大傷風教  
伏請下御史臺子細推勘納卷及取解月日聞奏臣  
職當諫署分合上聞疏留中不出

梁太祖開平三年五月勅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  
司侍郎薛延珪男方持省轄固合避嫌其薛鈞宜令

所司落下

乾化中翰林學士鄭珪連知貢學鄴中人聶嶼與鄉  
人趙都俱隨鄉薦都納賄於珪人報翌日登第嶼聞  
不捷訴來人以嚇之珪懼亦俾成名。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三月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  
正等宣令翰林學士承旨盧質就本院覆試仍令學  
士使楊彥珩監試其月勅禮部所放進士符蒙正等  
四人旣懽羣情實干浮議近令覆試俾塞輿言及再  
覽符蒙正庶成僚等程試詩賦果有疵瑕若便去留  
慮乖激勸儻無升降即昧甄明况王徹體物可嘉屬



辭甚妙桑維翰苦無庇繆稍有功夫其王徹升爲第一桑維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禮部侍郎裴皞放

明宗天成四年中書舍人知貢舉盧詹進納春關狀內漏失五經四人姓名罰一月俸

晉高祖天福三年崔稅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稅將鑾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悞放英故言其姓名以扼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

轢於方場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勝出人皆譴笑維翰謂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禮部侍郎劉溫叟知貢舉三月壬辰勅尚書禮部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李覃嚴說何偁武允成王汾閻丘舜卿楊徽之任惟吉趙隣幾周度張慎微王翥焉文劉選程浩李震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文論策等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詢文行方中科名比聞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歲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紕繆湏至去留其李覃何暉楊徽之趙隣



幾等四人宜放令及第其嚴說武名成王汾間丘舜  
卿任惟吉周度張慎微王翥馬文劉選程浩然李震  
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勾落且令苦學以俟再  
來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謫尚  
可見恕特與矜容溫叟放罪其將來貢舉公事仍令  
所司別具條種間奏

四年屯田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試進策入鄉貢進士  
段宏等內段宏賜同三傳出身先是詣匭言事者甚  
衆命蒙以時務策試之蒙選中者四人帝覽之命樞  
密副使王朴覆試唯留宏一人而已蒙由是坐奪俸

一月

五年右諫議大夫劉濤知貢舉三月詔曰此者以近  
年貢舉頗是因循頻詔有司精加試練所與去留無  
濫優劣昭然昨據貢院奏今年新及第進士等所試  
文字或有否臧爰命詞臣再令考覈庶涇渭之不雜  
免玉石之相參其劉垣單貽慶李頌祭緯張覲等詩  
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據其文詞亦未精當念以湏  
魯剝落特與成名熊若谷陳保衡皆是遠人深可嗟  
念亦放及第郭峻趙保雍楊丹安玄度張昉董咸則  
杜思道等未甚苦辛並從退落更修進以俟將來濤



選士不當有失用心可責授右贊善大夫俾省過以  
戒當官先是濤於東京放榜後率其新令及第進士  
劉垣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具以其所試詩賦進  
呈帝覽之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故  
有是命



